

春 之 痕

Q 先生雅鑒：

別後瞬屆旬日，企念之忱，勞諸夢寐。邇維起居迪吉，爲之私頌！茲啓者：憶自去月二十七日，在H.先生室內晤談時，此境斯情，宛如昨作。及今思之，已杳不可得！且把晤無由，何敢奢望再有此舉耶？二十八日，方有事欲商之於先生：故每日必回敝校，懇電話奔訪。不料到聽者祇爲役人。問，先生何往？必言，「過河。」終必恍然而回。且電話時有不通之勢。近數日，校長已返，更不敢多打。故急

在燃眉，亦難插翼飛到 貴校；且道不通。又
以爲 先生不到者已有數日，日間必能一到。
不料望穿秋水，竟與心違！此後，倘能商妥，
亦須多費手續。如何？伏希 躊躇！是所銘感
！ 示覆敝校Y.先生或H.C.Z.收轉。但封面可
勿寫「Q.絨」兩字，免爲「琉玻璃等所譏笑也」！
或可寫敝寓（××路××巷十九號內），均可。
儂之所書，如春蚓秋蛇。叨蒙不棄，伏乞 原
宥！嗟嗟！言長紙短，餘懷不罄！草此，卽頌
鐸安！諸希
朗照不宣！

愚C. W. I.頓首

十七，九，四，

於女師近時。

Q.先生：

我自發了那封信，值到現在，將有十天，日裏盼望先生的回信，正所謂『望穿秋水』，今晚看見綠衣人到了屋傍，知道是有好消息，後來我從綠衣人手裏得來先生的信。我看見信封上，寫的有些滑稽，我心裡想我從來沒有人是這樣的寫給我。我便靜靜地拆開來看，先看見信尾署的是『知名』二字，我這時不知是什麼人寫給我的。後來我便看入信內，才知道是初次和我通信的Q.先生。這時我心裏歡喜到像發狂

一般，拿了這封信含笑的看了十幾次，都不知放下。後來天已漸晚了，我才把他輕輕地放在案上。才退去洗澡。Q.先生你看了，一定要說我太癡了。講到和你商量的一件事，現在可作爲罷論了。我前次寫信給先生，我深知罪大了，不得先生允許，就和先生通信。像這樣冒昧的我，先生看了，便要說「唔埋得鼻」了罷。哈哈！但是我有很多緣因，才敢學這樣的冒昧。因爲我們既然相識了，那裏忍得長別不見呢？雖然通信並不是見面，但是我以爲通信就是勝過見面了。因爲我們爲着名譽一方面，人家不知我心裏怎樣，以爲我們別存一種心，我的心性是不論什麼事情，都是怕人譏笑的，所以見面不能和先生說話，我除掉先生到校裏外，就永無相見之期。雖然先生是常常到學校，但我怎得知先生何時到呢。假使知道，又怎敢冒昧進去和先生談話，尤其是L.先生很好譏笑我的

，我真怕他了。我所以有這樣的冒昧，實出於萬不得已的，且前次我確是有事和先生商量的。我深知罪大過泰山了，還望先生不以見怪，我自然而然就死都不忘記先生的恩典了。先生，我以上所說的話，以為對不對？我所有錯處，都望先生「海量涵涵」，自當「銘感五中」。此後我很希望先生時常寫信來教道我，勉勵我，這是我所最感激的。先生能够答應嗎？倘然能夠答應，我就可以減少些「夜闌人靜」盼望佳音的心了。其外，我還有一件很腸斷的事，我今晚不說了，因為管城子要求減少點做工時間，更已報幾下了，鐘已一點過了，眼睛頻來請假了，家人已熟睡了，殘燈將滅了，我不能再作伏案蟲了，我頭稍有些痛了，真不能寫了。就在此告別罷。祝你前途

幸福！早報

罪的無俚 W. I. 上。

佳音！

十七，九，十，夜深。

Q.先生：

我們不通訊，已經月餘了，想必望眼將穿，芳心如醉了。

你第二次來信說，我初次把你的信，忘記貼士擔，罰了你四仙，累你九號才得收閱。我於寫好把你的信時，就和士擔放入書內，當我放入郵筒的時候，記起好像未貼士擔，後來我開書一看，又不見了這士擔，究竟貼了沒有，都不知道。因我那幾天，忙於考中學，而且我生性是太燥的，所以有那次的惡劇，我真對你

不起。請你原諒罷！

大

又說，難道男女通訊，就算●了不得的事麼？我好像不是說男女通訊不得的一句話，不過我覺得是我個人的沒人格，竊自把信給你，是我個人的錯處。

本月十九號來信說，我這久都沒有信把你，我自問很對你不住。月餘都沒有信給你，累得你的盛意記掛，我萬分對你不起。我的罪又來了，我心兒又加上一樁恨事了。

又說，我第二次覆信，要求你以後給我通信。我好像不是要求你給我通信，但是沒記得明白，倘真的，就請你原諒！

又說，你的覆信我沒有看得明白。在別的雖沒看得明白，但是你覆信說，「至說以後通信，自可任便，這還成什麼問題呢？」這話是看得很明白，記得極清楚。但是我究竟為什麼不覆信你呢？請看下面。

我先時本想候你的來信，才答覆你，怎知『望穿秋水』都不見你的信呢？而且我自那事發生後，無日不在苦悶中謀生活。且你去月十四號來信，恰好我們開學。我素性愚鈍，一有空暇，就須溫習，常恐乘馬都不能望諸同學的後塵。近這十餘天，又因忙於試驗，明日正考歷史。敝班又創立一自治社，一切正在計劃進行，又被選為主席，我覺得自己常常心亂如麻，且智識薄弱，那裡任得起這個大責任呢？所以極力不允。後又選為編輯，每星期編一次。自問才疏學淺的我，怎能受得起呢？所以無日不把這事銘在五中。現在星期日開會，又蒙各先生錯意，選為開會時的答詞。自問開會見識很少，所以一切無從措手。你能和我做幾句麼？我因為以上兩個小問題，固是不開，而且近日不如意事偏多，新愁舊恨，踵接而來了。所謂人開心不開，語云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這話真

對極了！我自那事發生後，覺天下間事事物物，無一以足我歡。平日最愛我的友人呢？現在化爲沒愛，而且一切淡薄了。夙日最愛玩的地方，現在不但沒趣，而且帶着很淒淡的樣子。最愛吃的東西呢？現在他好像不願把我淪落的人吃了。人生的失意，是這樣難的麼？我從來都不知道，而且自少至今，都沒有受過這次大的刺激。最利害，就是在開了學那十餘天，凡是同學和職教員一見了面，就好似見了什麼大敵人一樣，我在這苦悶的生活中，那裡有開心出來應酬呢？但是我的精神，無日不在你的左右，你知道麼？且我時覺精神麻亂，不知所措，無從下筆，所以有負你的雅盼，一切請你原諒！原諒！你又說，我不願把那事告訴你。現在把他記出來，你又怕太厭煩了。

我自十一歲才在鄉間女塾讀書，讀了三年，就出來考高小一年級。自思在女塾所授的，

是國文，算術呢？不過是初級二三年級的程度，我所以得入高一，固然是萬分僥倖。那知入了高小數十天，蒙這位國文教員S. 先生的鑒獎，謂有中學國文程度，命下期去考中學，或師範，又命去專修算術，下期不用英文，何必在高一多一二年呢？我受了他的盛意，自然銘感五中，一刻不忘了。到了暑假，我果然去拔萃專修。我爲着少年失學，以及環境問題，在那裡專修，尙慮算術不足，所以又請G.Y.S. 先生補教。幸我們學校招考中學生，一心博入中學。Y.S. 先生曾和我們問及校長，允附小生去考否，他說隨便。而且Y.S. 先生親口命我們早日去掛號，我的掛號，是由Y.S. 先生經手的，你已經知道了。考期到了，我便去和同班的W. 君，H 君去考，一心一意的想做個中學生。那知考完了那一天，問校長，附小去考的確收麼？他一句說不收。又問他，有同等學力收麼？

他又一句說，第一都不收。我聽了這話，不知心裡就好似有很多利刀剗住，不覺要嗚咽起來了。我因為要考中學，暑假一切不管，只管考中學的功課，那個長的暑假，比之昔日，都是一樣的辛苦。現在一旦付之東流，寧不痛心麼？事後我問Y.S. 先生，他說你們可往別的去考。我想教育落後的梧州市，除了女師外，還有什麼可考呢？所以我又加上了一層感觸。我自己沒中學程度，難怪他不收，難道和我去考的二位都沒有程度麼？難道現在收入了的，個個都是高小畢業的麼？他已允許附小的去考，何必要話第一都不收呢？他已不收，先時又何必話收？究竟什麼，我真真大不明白。唉，我恨我自己沒有這樣的程度，而且又受S. 先生的錯獎，無意識的聽了Y.S. 先生的話。唉！這完全是我個人的無意識，無可以怨，只怨自己罷了！我每念到這裏，正所謂『如芒刺背椎心泣血』

痛何可言』。你看了這封草信，當然可以明白，而且不至說我音問久疏了。你好麼？我精神很亂，而且很不暇，我不能和你多談了，且這次的信太長，你太厭煩了，下次再談。末了，祝你
珍重自愛！望你
回音！可直覆女師。

無俚的我。

十七，十，二十六。

？

Q.先生：

廿六號信收閱了麼？爲什麼不覆呢？
你好麼？很念！末了，祝你
前途幸福！

無佢人啓。

十七，十二，一。

Q.先生：

這久沒把信給你，你怪我嗎？不，一定不怪的。

喂！我是被棄的人，爲什麼還這樣的厚面皮，沒人格，再把信給你？但念我你二人，相交不久，而暗中毫無意見而斷絕友誼，有何價值。在我則毫無異處，一寸心兒，自始至終，亦是如斯。不知你有何意見，望明語我，俾明其妙，不但絕交，雖立到九泉，眼亦瞑了。所以究竟如何，不得不作最後的解決。

唉！我自知『才高學廣』，『才疏學淺』，『貧』，『富』，大有分別，和你信息往來，是很不當，很慚愧的，我又是缺乏『交遊接物』的資格，更不配和你老先生通信了。

『咎由自取夫復何言』，但咎之由來，不得不爲你訴。我初次把信給你，一面是醉心入中學，不幸力與心違，精神受其刺激，如狂如痴，思想昏亂，一時錯意落筆，而第二次竟要求你給我長久通信，最錯有說『一件斷腸事』，書其名，而不叙其實。後竟蒙答應我的要求，你所以答應我的要求的目的，不過是欲知『那件事』罷，所以自把那事告訴你以後，迄今數月，杳無隻字片紙，深鎖津門，消息沉沒。前情了結，盡付東流，人事變幻，怎能料到呢？

而我亦沒有信給你是何，因思前想後，反覆推詳，已知日前信件，言語過多，唐突潘安，『無愼言當有禍』。你也沒信於我，定有意見

，而每次和你相見，不惟不喜，還似不願見的態度。我怎敢再作唐突的人呢？

唉！可恨紅顏多薄命，語說，『世間最……』，『自古男兒……』雖君子之交如水淡，我以爲不致淡到如此。噫，感受環境的痛苦，精神所受的刺激，與日俱深。我心早碎，於此寸衷淒絕，肝腸寸斷，強忍不能。但此書能否達到君目，不敢武斷，卽不幸而撕成片片，作蛱蝶飛，亦屬意中事。無才薄命不辭身，使我『果湓先朝落，則此數行斷腸苦語，卽作君日後之紀念品也！』末了，祝你幸福無量！

C. W. I. 親筆。

八十，一，二十六，夜。

幸勿作凡女有意，仙夫無心之誤會！恨未能將吾之鐵石心腸爲君訴知矣！

吾遷居於×巷第九號二樓。

P.T. 先生雅盼：

一聲雁唳。咫尺書來。手持 瑤函。雋誦再三。覺語語金玉。字字珠璣。深情橫溢。淋漓滿紙。令人不厭複讀。嗟呼。作覆不易。不復又非人情。吾愧無此洋洋灑灑之筆才。願余亦憂患中人。每一着筆。輒如春暮啼鵲。午夜斷雁。徧索枯腸。不獲答覆之辭。以吾思之。人生與憂患俱來。生也何樂。死也何悲。悲也者。人生之俗見耳。長眠則方以脫離塵網爲樂。更安有所戀戀乎。讀鵬鳥之賦。同生死。輕

去就。聞鼓盆之聲。斷六慾。絕七情。先生聰明絕頂。錦繡充腸。當能參悟此中禪機。我行年方少。而秋氣橫溢。氣機之感召。每有出於不自覺者。所謂蒲柳之資。未秋先暮。殆亦不久於人世矣。然我心坦然。寧知死之可悲。而知生之足樂乎。所未能忽然於懷者。惟雙親在堂。不敢作絕人逃世之念耳。來書謂吾前信怨憤有所不必。吾知過矣。此乃一時性急。抑知我者。當有以諒我也。而今而後。吾知勉矣。往事行雲。前塵逝水。幸無再介於懷。先後來教。殷殷以用心學業見告。我非木石。敢不拜領。雅教乎。第以駒光如駛。轉瞬一年。入學至今。撫衷自問。迄無建樹。年華已去。而尙在小學。昔者。女學未甚倡明。誤認女子無才便是德。及今思之。如芒刺背。椎心泣血。痛何可言。然於先生所命。無刻不銘感寸衷。雖於夢中。亦無不喃喃自語。不知如何方不負

先生之期望。你既東旋。吾愧不克親送行旌。
河干話別。惟不知有何貴伴。定偕點綴品同去。
船中盤桓。時或觀覽沿途景物。到廣後。並
肩於先施，大新，名樓，酒肆，樂場，戲園。
攜手於長堤，永漢，十八甫等。一對玉人。出
必雙雙。箇中滋味。已爲先生盡嘗。當有以
告我。無煩我之喋喋再陳也。適是隆冬天氣。
苟在夏初。海珠納涼。笑看銅壺滴漏。其愉快
之狀。更不堪設想矣。只聞佳人笑。……吾頭
極痛。挑燈書此。心與俱馳。不罄所懷。餘容
後談。草此卽頌
快樂。

無俚人W端啓

十八，二，四，夜。

P.T.先生：

別後忽然便半月了，想你一向都好，都很快樂。茲寄上年片一張，就此給你拜年。但是你接了，定要說我不近人情，就是我把片子投寄時，也覺好笑！明明我們過了年兩個多月，還拜什麼年？真笑話了！

但其中有個緣故，就是我們過年的時候，不是忙着「運動」麼？且和你正發生……所以我在這「悲感忙碌」中，那裡有心去管過年或過月。我們中國是「禮義之邦」的，所以我趁着「無

「業游民」和「資本家」過年的時候，便行這回拜年禮。但舊曆新年都已過了十天，何以這遲才把給你？去年尾月下旬，我曾把信給你！滿望你有信來，我才順便和你賀賀年。豈知望穿秋水，正如令尊手示「一日望之杳然，再日望之，三日望之，而仍杳然！」足足望了十天。難道那信遇了「洪橋」，或你已「趣裝」了嗎？或忙於名樓，酒肆，戲園，樂場，而竟不能覆我片紙？真教人有口難言。而書那片紙之字，所費時間很少。不過我以為有一種「魔力」最足使人昏醉罷！以前把信給你，至遲不過兩天，便即回覆，現在已經半月了，因何總不答覆？

我搜索終日，百思不得其究，後乃以意度之，你不答覆的由來，殆因閱了我那封信，莫非信中有觸怒於你？然果，我惟有請你特別原諒。我這信本要寄到廣州去，後來一想，到不如把他送到貴校裡，歡迎你回來罷。

回想去年，我們不是成了形式的絕交朋友嗎？現在又鬧成這樣，早知如此，去年何必厚着臉把信給你。這樣的反反覆覆都是我自己的罪過，難怪你是這樣的。而且我很贊成你對於朋友抱這種的態度。小而言之，免精神多受痛苦。大而言之，免爲……所纏。孟子說：「人不可無恥！」又說：「無羞惡之心非人也！」豈人之不若，實卽禽獸之不若。

唉！J. 友！我是世間唯一的不自尊的人，唯一的厚臉人，唯人的沒人格的人，啊！我之如此，真禽獸之不若矣！J.！你是天下傑出世間罕有的人！何竟認識禽獸之不若的我！我說至此，已無話可說！亦無顏以再說：好，請了，祝你
年禧！

厚顏W.啓。

十八，二，十九。

我敬仰的J.：

四號接到你一號來的信。我本要立刻答覆你，不過這幾天多麼的寒呀！我日間既不能寫，夜間又畏寒。我自離了運動，身子不但沒有以前的強壯，棉衣也要穿了。而且每每心亂如麻，一到落筆，無從措手。以致延到今晚才覆你，對不起！諒諒我罷。你說沒得空閒。回來我知你要試新生，是不暇的。但在省不暇，恐怕不是真的罷。承你厚意記掛着我，我是多麼的感激呀！我身體和外貌很好。但感受環境的

痛苦，要算眠食難安 奈何奈何！你精神不甚佳，想沒有意外的可慮罷？但你昔日頗重衛生，今精神不暢，一定是過於勞苦。我希望你於校裡科學，不能多担，就不要勉強了。你現目既無負擔，若一切無益的費，能從事於節儉，何患入不敷出 區區愚見，你以為然麼？你關心我校的事，我是深刻而又不忘的。我校已在去月二十六天上課了。功課可是不忙，但比之去年稍忙些。去年每月除算術外，一月不過小考一二次。現在凡屬文科，均每星期考一次。我於空閒的時候，欲讀些論說，以補作文。本要讀古文的，但古文內中的詞句，多不了解，且這些文字，於現目潮流，沒有什麼大用。倒不如讀些論說，遇有一知半解的去問教員的好。且於作文言文時，可以實地採用。而這是我個人性喜的功課，不是學校所授的，於請問教員時，殊覺不便，且終自覺為忸怩。且古文不

知那種是配才疏學淺的我用的。我既乏良師指導，已又無才，惟有長嘆頭聲罷了。唉！說起今年的教員，去的令人追思，來的令人討厭。L.B.L.既離我們而往蒼高，新來的主任，是你最要好的朋友C.君。我本不敢亂加批評，但已蒙你垂問，就照我眼光心意所愛和所惡的——告訴你。L.性威而常常都有和學生們接近談話，凡是各個學生，性情舉動學問良好與否，他大約可以知道的。而按他這樣的年紀，在社會服務了十餘年，經驗深是深的，但惜沒有好的智識了，從他口裡說出來的，來來去去都是在本地附近的地方服務。而關於校裡的事，是很熱心的，每天清早便起來在教務處料理一切的。不過性情是特別的罷。C.性稍和。而於日前上週會時，他好像畏怯似的。照他這樣年輕，想沒有L.的多經驗罷。不過智識是很豐富了。T.校長重視師範，而輕視小學，非萬分負責的，

師範教員，不能並兼小學。今C又是師範教員，所以沒有這樣的熱心了，我很少見他在校務處的。現在要積極進行的，如軍樂隊，運動和各項球類等，全部最高是我們這班，而所熟者寥寥，別班更不在言了，他仍置之於度外。本來我們是要具着自動力，自己去練習才是。那裡怪得教師呢？但你要知道一班的學友是要憑着教員督率 and 點名才肯練習的呀。我既不能戰勝群眾，而又乏人指導的，所以我自己不能不收縮自動力，而免群眾攻擊了。C沒有和我們接近及談話的，但他是年輕少年，立多數的異性中，當然是不好了。我們曾要求他允許我們穿白襪，白鞋(去年一切都是黑色的)，他居然答應。還說黑白沒有什麼所謂，只要穿制服便了。但要求他上課不要排隊入教室，他始終是不肯答應的，排隊是最可恥而又是最最惡的一事呀！試問排隊於我們學問道德上有什

麼益處好處，於學問反而有害罷。但屈服於勢力範圍之下，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排除呢？級主任兼國文，歷史，地理的L先生，也算稱意，不過現始初相處，難免有些不好，但相處久之，想亦不致於恨她了。圖畫，手工，是一位六十餘歲經足的老東西，她教授固不好，而雌威極了，她上堂時非肅靜幾分鐘不入教室，她怒了一副紅黑的老臉，令人見而生怕（去年也是她教）。體育是一位貌頗漂亮而有雌威的E君，她雖雌威，還好過去年的頑劣的C.S.M.。（她到我校數月，便做出很多惹人笑的話來。）你若想知道，我有空閒再告訴你罷。算術，衛生，自然，是極惡很威的S. K. L.，她是我們的管理員，她上堂除罵人的聲外，只是讀書，快到乘馬難追，她講的算術，速快到和昔日L先生講的差一半，只是要講得快，不顧學生們能否領悟，上足了一時，她便如飛似跳的去了。她

是貴「學而不問」的，算術是難明白而又非明白不可東西來，倘若問她，她不但不說明白，反而侮辱你的，所以她來了，同學們的算術分數，總減低些。呀！我不明不白的寫了這許多。手也倦了。睡魔也來相擾了。你看也要看厭了。祝你

保重！望你自愛！

我白。

十八，三，七，夜。

J. 君：

唉，處在這死氣沉沉的社會裡，環顧左右，誰表同情？就是煩悶達於極點，若不設法去排遣，那不要陷於消極和自殺嗎？

你的信，我已收到了。因近來我的環境很好，精神上得着十分的愉快——反面，所以握筆數次，都沒有把信寫成。諒我罷！唉，這事若不對你說，是不得的，對你說，又恐你的精神更不佳哩：但你既是我精神上的友人，什麼事不可說呢？而我抑鬱的心終敵不住筆墨了。

你說第二次到廣州去，究竟是爲什麼事去？什麼時候去？我信寄後不多時——十六天，就見你到我校來。不過十天，你又有信給我。兩個時間都沒有十天，你究是何時去的？

寒假寄到省的信，一定是沒有收到的。你給我的通訊處，究竟是什麼地方？是你愛人的府上？或親戚朋友處呢？我想是沒有這個地方的。你信上所說的什麼吾友，都是假的。難道你一切的事和動作，我總不知的麼？你何必要欺飾呢？回憶未識以前，遇於邂逅，僥倖結識，並沒有目的所在。而我自問，短於才，長於情，無論什麼人，有婦之夫，無婦之夫……都以同性待之。結交後，定亂報那柳絲之情，亦因環境所支配，終日浸於凄苦漂泊的當中，若沒有三幾個安慰者，那不是要陷於消極嗎？所以我要這樣的，一方面是爲着要得精神上的安慰者，一方面是爲學問起見。但可恨世態炎涼，

人情淡薄！我是零丁弱者，到處被人待以假臉，見棄，欺飾！惟有呼天一哭，加以達觀！

我學問很淺，幼失所學，尤其是白話文，標點也沒弄得清楚。去年我作文還用文體，到今年雖強用語體，而萬惡的先生們，所修改的祇以○爲斷句，不理白話文的標點是什麼。我素來不喜歡這些文章，除教科書外，由自己買來的或向朋友借的，都是文體。我既沒人指導，又沒有潛心研究，所以每每把信給你，都不明不白，詞不達意。而『字』尤爲春蚓秋蛇般，致令你沒一次看得明白，所以就沒有答覆的價值了。唉！慚愧極了。

你還要做碩士，博士麼？我請你不要胸襟太闊，眼光太高，照你這樣的學問年紀，不算得什麼不好，你雖年紀不是很大，學問是無窮。但該念『老父的手示』呀！你沒有常常溫習牠麼？若你一旦遠去重洋，作乘風破浪的壯遊。

你家人和老父不知怎樣了，而且遠別祖國的悲慘是很利害的呀！唉，世界如鏡花，浮生若夢，朝不慮夕，我以為你不必過於積極罷。

這些事我本想質問你很久，但我覺着不好意思，到了現在，已忍無可忍了。你為什麼這樣的待家庭？難怪你父說你視家庭漠然無情了。為何你總不回去？去年暑假不是到過廣州去？為何到了廣州都不回去呢？你要知道兒行千里母擔憂！父也亦然。你父如此的想和你相見，憶念你，你總不體諒他的心。你不是在報上悔恨日前對你母不住，不孝麼？現在就應該好好地待你老父才是！這寒假你有回去麼？現在我望着快到暑假，使倚門倚閭的老人，得和你相見，享那天倫之樂了。就是你遺憾而去世的老母，也當含笑於泉下了。你整理你故鄉的兒歌，我很欣羨，且我以為很值得整理的，不算得是無聊工作。

唉，說到相見，我本想常常到你校來坐談，但我是到處被棄，你和我通信，已是十分的難爲情，若再常常相擾，更不知怎樣討厭，又防所謂瓜李之嫌，而且動不動都要渡河，路長崎嶇，不好跑去，每使我不克成行。而處在這黑暗的社會裡，尤其是梧州，就算有相見的機會，除點頭招呼外，眼睛也不能多看一看，甚至有時連招呼也不好招呼！唉，社會不是公開的嗎？何以要這樣呢？這區區的自由權都沒有麼？很切齒痛心呀！可喜我今年沒有換教室，——因人數太多，別室不敷容納，你到我校，還可相見，不過心照罷了。唉，我們就算筆墨的朋友麼？始終不能對談的麼？我除了上課外，很少出街，又沒有可玩的地方。但有時沒堂上，或早放學，便去L.B.L.先生那裡坐談，每星期至少有一次，或二三次。

你屢次說精神不佳，何以不調理呢？你所

處的境地，究竟是怎樣，你老父手示不是說，獨你悻悻孤立麼？若不自愛，將何以堪？抑我更勸者，你是翩翩雋才，又如石麟僅獲，愈見矜貴，若長此抑鬱，人生脈血之軀，何以堪此？我勸你體貼老人家的，和上思祖宗，下顧後裔，快把不好的精神理好，爲自身計，也千萬不要過於抑鬱悲傷。且你將來負擔家庭責任很大，你必定要達觀，忍痛，自己排遣，多方珍重才是！

我本不該常常說起你老父的手示，刺激你傷心，但這事是我深刻萬淚不忘的傷痕！我這時不但沒心運動，真是淚向心頭咽，背人拭淚，大庭廣衆中，更覺心酸淚下，如你這時好似精神彷彿，心思不寧，更……

此刻似有千言萬語要和你說，但我想就算說埋今年，也說不完我的傷感呀！且我零碎的心，比麻還亂，頭也刺刺的痛，手也乏了，我

們的談話就此止住罷。祝你

精神！望你自愛！

無聊人W白。

十八，三，黃花節前一日。

x

我敬仰的P. T.：

我自發了那封信後，天天望着你的覆信。
每天從女子國裡回家，腳未入門，便質問役人們，有沒有信，一連的過了幾天，幾乎把眼兒都望穿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吃過了飯……眼望着又沒有郵差到來光臨，使得我萬分的失望，後來我拿了一本凄風在一間空的房裡帆布牀上看，不看猶可，一經入目，總還了得，這本書所叙的完全是很悲哀而且極悲哀的：和人生的末路。我看了簡直是沉醉了，麻木了，念吓書

中的人，回顧自己，又想到零丁孤苦飄泊而離群獨居的自己，雲散風流的朋友，不許漁人問津，久沒聚會，又沒音信。一時雜念四起，又念過去的非非，未來的茫茫！怎不令我心房麻醉，痛徹肝腸，五內俱裂？我又不好放聲的哭，這悲傷使得我幾乎要死，恨沒毒藥在手！我不忍看下去了，我丟掉了牠，而做我過時的工作——織冷衣，一面織，一面沉思。不一會兒，婢子很得意的走過來，說道，『五姑，這信是你的麼？』我忙把牠拆開細看，一字一句的讀下去。使我一場歡喜一場愁，喜的是把我幾日所望的達到，和你著書出版。愁的是我前信又唐突了你，和你始終都不聽我話。唉！你既決定始終都要去外國！我沒阻止你的權，但不知你去的目的在什麼。若去遊歷的，不費若干時間，又可增廣智識，開拓心胸，誠如前信所謂，處在死氣沉沉的社會裡，環顧左右，孰表

同情，若是煩悶達於極點，自己不設法排遣，是不得的。所以你若是去遊歷的，我都很贊成，而且還望着快些首途。若如日前所云，去讀書的，至少要費幾年，回來不知是什麼景象了。

你說你患的不是什麼病，是用腦過度。你既知是用腦過度，何不設法多尋休息，而少用功呢？你現在還這樣的努力用功，雖不是要你做成一個懶人，但應當用功使用功，應休息就要休息才是的呀。唉，你始終都不自愛，倘若長此如是，後患不堪設想。著書和投稿到報館，是不可少的，但可以隨便，有空便寫點，沒閒便作罷論。既著書投稿，學校的工作，就要極力減少，你既擔任了教務主任，科學便該少少的擔任才是。若說到經濟問題，既有了一個職，又常寫些東西去投稿，又有筆資，可不算得入不敷出了。今年爲什麼荒原不出版呢？好

了，我們的談話就此暫斷了。祝你
康健！

知名草。

十八，四，八。

我的P. T.友：

昨天接到你的來信，我把牠細細看了幾次。使我十分感激。唉，心中除了抱着消極和悲觀外，還有什麼別的好感想呢？我有暇本想時常把信給你，但豫才疏學淺的我，每一着筆，正如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從那一處說起。或者是要對你說的話太多，一時湧進心頭，竟不能一一佈置牠在紙上了，而且我寫信是太不好了。所以我雖想常常寫信給你，可惜被那種畏葸的氣力所阻了。現在先得你的同意，我怎敢不

努力向上呢？但你有空暇，也望你常常寫信來指導我，勉勵我。那末，我就萬二分的感激，誓不忘却了！前信說出版了一本『××××』不知在附近那一間書店代售，我打聽了許久，也沒得着代售的書店。望你快把詳細的地址告訴我！使我能買得到爲止。并且你自有書以來，出版過什麼書，可否總總告訴我？

喂！你前信說，我不願你稱我『吾友』，你就不用，用我稱你的。你今次來信又用了，哈哈……這是取笑的，你不要認作真的罷。

我前信所以說『吾友』是假的，蓋因我把你的事跡，都探了出來。而且我這樣的淺學問，和愚鈍，懶慢，你這樣的好學問、和勤力，俊美。那裡會和我做朋友呢？現在承你不棄，不羞和鷄鶩爲伍，結文字的緣，自愧弗才，辱承青睞，我是生性不羈，形骸放蕩，所以言語中，多帶着唐突的氣象，我自己也知道獲罪了，

但始終難改，這也是秉性生成的罷。我此後自當膺服你言，望你一切都原諒罷！我近來不知怎樣睡也睡不着，往常所睡的時間，和現在比較，相差很大。用錢也是比較往常多幾倍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因買了七元的皮鞋，四元的雨傘。你常常說經濟困難，難道你的生活也不能維持嗎？就是你經濟充足，我也不會向你借的，放心罷！下星期要考三科，還有兩科，想也要考了。不暇再談了，就此請罷，祝你精神！

悲觀者啓。

一八，四，十二。

你來信最好寄到女師W.I收，因我所住的屋分前後樓，我住的是後樓，往往的信，都由前樓的人接了送來，有時竟或拆了掉在別的地方。你來的信雖沒有這樣，但也要防預；而且

寄到學校，也沒人干涉的，別人的也多數寄到學校來。

悲觀者續啓。

P. T. !

日前給你的信，收了沒有？爲什麼這久都沒有得着你的覆信呢？令我滿腹疑慮，其妙莫明。難道你病了，或是不得空呢？還是不願把信寄到學校，或那信中有唐突你的地方呢？或想絕交麼？或……究是什麼的一回事？可否告訴我？你儘管放心寄信到學校去，包你萬無一失的，書信有秘密權，有何人敢干涉我呢？我常常的信，不論本市的，遠道的，都沒有失去或被人拆的。若果怕你的好友看見，這更是笑

話了，他們從那裏得見我的信呢？就算你用×
×的信封信箋，也沒有人認識的，××的人，
我所認識的，又何止你一人，——不過沒有通
信的罷——一年甲級的C.C.F不是我的老宗嗎
？還有張……就是他們知道我和你通信，又有
什麼了不得的呢？社交不是公開的麼？本地民
國日報副刊上不是常常有公開的信登在那裡嗎
？哦、你恐他們在談笑中多些資料罷。

我要自殺了！回想以前的非非，未來的茫
茫，前程黑暗，不知去向，滿途都是黃荆刺棘
呀！我現在就經了這麼多的波折，受了這麼多
的苦，來日方長，怎樣過呢？現在既不好，將
來還有好的日子麼？我已入了人生的末路，還
不早死，尙待何時，還有什麼希望呢？我真非
犧牲無以立足了！唉，可嘆紅顏多薄命！『天
呀，你既生人，何必生恨，既然生恨，又何必
生人，莫不是你有意將人來糊混？』人生究竟是

爲着什麼的？我還記得，『林黛玉在賈家見落得許多花，就把牠們葬了，在葬的時候說，「今朝花落有儂葬，不知他年葬儂是誰！」——其意大約如此，詞句我已不能記清，——她死有賈家的葬，寶玉的哭，但不知我死有誰葬誰哭？」近日因終日愁懷不展，日夕抑鬱，愁處多，歡處少，精神彷彿，神經雜亂，似病非病，料不久於人世了，隨將奄然物化了。但在我一息尙存的時候，我還繼續未死者應做的事。我已置生死於度外，你也不必記念！手倦了，涕淚交流不能寫了！恕恕我罷！卽祝前途光明！幸福無量！

厭世者啓。

一八，四，二十一，夜。

我敬仰的丕友：

我自接了你寄到校裡的信後，身體便有些不適了；因你的詢問未免太過殘酷呢！我受其刺激，遂致生疾。事至八日晚，得你信後，右手內筋肉忽然作痛。唉，我之所遇，胡如是之慘呢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怎不令人仰天號哭？你八日的信，雖然和愛可掬，但每念寄至學校那封，不禁五內俱裂！所謂恨海難填呀！我恐你盼望我的覆信和掛念着我(?)，所以就先寫這幾行來安慰你的心兒。也恐你屢寫信給

我，而我沒回一字，就惱怒起來，怪責我，以致有傷感情。我能寫信的時候，總會把一切詳細的事告訴你！你不必心焦！你接了這信，也不致於掛念罷？唉，念我半病半命的人，定不久於人世！從此生人死別，後會茫茫，不禁心爲之碎！我雖病，而仍上校，校規很嚴，沒告假的可能。你的腦病究竟怎樣？請何人醫治？食何藥？爲什麼不告訴我？唉！我的思想，萬分雜亂，不能多談了。別了，我的好友呵！祝你
暢快！

你的友人於二次病中。

十八，五，十四，夜。

明日是我校成立三週年紀念。你這幾天能否寄一信到我校來？你爲什麼不願寄信到我校？有何意見？爲什麼不直說？快給我信！

使我在一息尚存的時候，多看你的幾封好信，不久以後恐沒得再看了！心手並痛，實不能多寫了！

病人再白。

P.T.：

別來忽已半月有餘，日盼你的來信，望窮秋水，寸衷如醉。我雖早知你的通信處，惟念你已遠去而置我於腦後，消息杳然。我又何苦自作多情，先給你信，且於理尚有不合。昨接來書，知你安到羊城，欣慰何似！至途徑艱險，不能回去，亦無可如何。你不必冒險前往，以致發生意外，悔之不及！說到責你，我實不敢云責，不過稍盡朋友『規過勸善』之責，而覺你視家庭老人如陌生者，家中年邁的老人，倚

門倚闥，你則遊子永不思歸，樂而忘蜀 唐突得罪得很！幸勿以我爲怪！

梧市已恢復常態，各項物價，以東毫爲本位，惟雖用東毫，而奸商仍抬高物價，奈何。桂幣已作廢紙，西毫只用幾成，然戰事尙未完竣，何從維持。日後怎樣，再函達，勿念、喂，你存有桂紙麼？那天——你走的一天——正想早膳後去你寓內暢談，不料起床而得你的留別書：何等愀悵！我們這次之別，你覺有無憾呢？我本想在和你晤對之時，把從前你來信詢問各節，向你剖白 因我接你信時，在病中，和時局紛亂。後你又寄住左鄰，相隔咫尺，無寫信之必要。雖曾到你寓內晤談數次，惟以同居人多雜亂，無從申說，而遺憾至今。你既東旋，又不克親送河干，揮帕言別，說來多麼可憾！人生最怕是別離，我相信天下間，無論什麼人，都是同具此種情態的。惟念暫時小別，

後會有期，亦堪自慰。我之苦境，自你行後，而深且極矣！既痛益友之遠去，復爲損友之所擾，以我多愁多病之身，何以堪此！你未去的前一二日，L. 先生曾到我家兩次，原因爲借書，和告別回鄉。現他的學校有課上，他已出來。後一二日，你又遠去。而H. 友於去月二十六，因公司事出巡於××，原是去填表冊，呈上海××××總局去。雖曾寄安步信告我，惟未詳他的通信處。他大約月之十八九，儘可回來。他於你時有戀念之意，然不足以奇。他是天下的情人，富於感情的人，於一切朋友，常以犧牲自己而顧他人，只求滿意於人，代死亦可。他深以你是我的知己好友，故待你之情，不減於我。他之爲人，你雖相交未久，而在你心懷中，當能推出。他於公司事竣後，順便到穗一行，並和你暢會，不日他定可到你處了。

損友卽爲衰仔 H. C. Z.，你未去之前一二

H，以函與我，內中譏笑我和H，說H是我的什麼關係的情人。又復以T. Y之名，作書於H，很是侮辱H，貫而及我。並有許多無君無臣不倫不類的話，說他零丁飄泊，而H則和我成配幸福等等。他和H並無一面之緣，只從我打電話中，得知H之所在和H之名字而作書。自念我和H相交未久，他既富於感情；我亦何獨不然，其次彼此又有同病相憐之慨，致成知己好友，但彼此別無心意，只持着濃厚高尚純潔的友誼。此非我之說誑，亦可徵諸我所識之友，和H之好友R某等。他(C. Z.)竟敢從中作弄，枝節橫生！寧令人不痛心哉？自問前生福慧未修，何敢和異性發生戀愛？每念紅顏薄命，將來担誤人事，誤人誤己，更為恐懼，而亦無資格談及戀愛。H因種種原因，和C. Z.之事，幾至送命，曾臥病將旬，你落港之日，他實扶病送你也。C. Z.之事，我無論如何，定持

着公開態度，至其中詳情，你回來時，再詳細告知。我雖不欲說朋友的壞話，惟他如此待我，有何良心之可言！欲不說他的事出來，將無以洩心頭之憤！他非但不是我理想的朋友，簡直沒有資格和我做朋友的了。唉，我真是遇人不淑呀！

說到我的近況，真不足爲外人道也。惟你已做了我的朋友，何事不可說及，我生平主張打破一切假面具，所以現在鼓着勇氣來向你說一番。我在很早的時候，就想到這暑期的生活是很枯燥寂寞的了，現在竟成爲事實了，而又特別的長呀！我自停課至今，整天在悲哀底下討些非人的生活；生活既枯燥寂寞，便無人生樂趣，更談不到家庭幸福。人生如此，還有什麼留戀的價值？人生的意義何在？我生既與憂患俱來，生也何樂，死也何悲，每欲於月明人靜，歸我永久長眠的仙鄉，以了殘生。唉，世

態炎涼，到處皆然。只有錦上添花。安有雪中送炭！我以馬齒頻增，蹉跎歲月，迄無刻鵠。日月不居。心情太惡。我生不辰，傷心事多！長逝者年華！長留者深恨！少失所學，近又遭時劫，停業在家，學問只有退而無進，雖可自己溫習，努力奮鬥，無如離羣獨居斗屋，質疑問難，一概無從，悄對寒燈一點，安得不令我觸景生情，肝腸寸斷呢！唉，夢亂如烟，日長如歲，環境痛苦，和時俱深，將何以自遣？唉，我之苦衷，一言難盡，然我只有背人飲泣，淚向心頭咽，始終不敢盡告於人，以現目人心不古，輒生鄙視，而加以種種不好的批評。因而有人謂我因家庭惡劣，專制，壓迫，以致沉溺於消極，悲觀，自殺等境地。誠如你詩所謂，「伴伊的只有虎嘯狼嗥」。我不自量而充其量說句，衣食住一無所缺，雖食不山珍，穿不錦繡，而不致飢饉來侵。家雖非素豐，而還可稱

小商人。——不自量得很——上有父兄姊母庇蔭，下而細妹。『父母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。』有何壓迫之可言？若云專制，而我一切行動還能自由，但有時也難免爲一種形式主義所約束。然細思之，我國家庭盡受宗法社會所遺傳，安有不黑暗入股呢？普遍地說，我相信很多男女同胞還不能脫離此種專制，能享絕對自由幸福者幾希矣。我也可謂九生修到，萬幸了。我之所以愁腸百結，欲釋而又不能者，我亦莫明其妙。惟覺人生全是苦惱痛苦的，無意義，無留戀的價值的，人情淡薄，人心險詐，假臉，戴着無數假面具，虛偽，金錢主義。唉，污濁的世界，何產生這種人面獸心不仁不義的人類來呢？社會何竟黑暗污濁至此？唉，社會呵！何黑暗之若是；既黑暗而不亮，又復卑污穢濁呀！茫茫人海，吾們設身其間，不啻一葉孤舟，究竟作何去向。唉，何以立足的呀！

我每日寫點日常所歷的事於日記簿。你未去之前五日，已遵命定了一份廣州民國日報來看，惟覺無甚興味，不能盡心注意，這樣橫豎都是不甚看，欲於一月期滿停止，月中亦可省去元餘。小說極少得看，學校既無，朋友亦少有，之則爲文言文。然亦爲我深喜看的。本欲自己多購幾本，惟思小說一物，過目卽了，無甚實用。我所看的只是悲情小說，非但不能得其益，且受其毒。況在學生時代，以有用的金錢，置無甚大用的小說，飲水思源，父母以犧牲魄力得來，安敢妄用絲毫呢？故亦不能多購。除此以外：每天惟做些女紅，或穿十字布。現目還有幾件工作未竣，又看着玉梨魂，尙不甚寂寞。來日怎樣，人事變幻，無從預料。哈！哈！你的朋友，現在成爲老人家了，往日的頑皮詼諧，不知從何時何地飛跑去了！但將來仍會來的。哈！哈！我老深居簡出，除特別要

事外，不出閨門三步，終日伏處斗室，埋頭沉思。哈！哈！我真是深閨淑女了呀！哈！哈！有時不得已時跑上天台散吓步，否則深鎖朱門（？）。哈！哈！吾友，我不是成了老人家了麼？不是成了深閨弱女了麼？但我非不欲作一活潑的人，惟支配於枯燥的梧市裡，公園休息場固不必言，馬路又狹窄，非但不能多吸清新空氣，轉吸了許多濁氣。而我實不忍見這污濁黑暗枯燥的社會——梧市。獨行無趣，而一切愚蠢獸心的人們，幾至謝絕往來。去年還有少數同學，教員，可以談吓，今則昔日梧市第一熱鬧的女子國裡，非常寂寞，雖有一二教員，然非我所能與他們談話者。有時竟爲丘八所增光，故學校亦鮮到。現聞改換 H. E. S. 爲校長，但未得真確消息。有時一月或半月中，去 L.，W. J. K. 處談談。或與 H.，R. 一見而已矣。唉，這樣枯燥寂寞的非人生活，何以度過這特別

長的煩熱的暑假呢？思至此，安得不令我折鬱，愁悶，悲哀呢？每於月夕花晨，微風細雨，意外淅瀝，黃昏時節，觸景生情，撫今念昔，悲從中來，眼中之淚，不期而自流，欲止而又不能，我真不自知也！近更患失眠症，人靜夜闌，獨自踱來踱去，坐臥哭笑無常，明月之下，何等淒涼沉痛！我已很黑又瘦，日前到店一磅，已減輕了七磅。精神日頹，神經日漸衰弱了。身體非復昔日強健，但無恙，勿念！唉，兩眼已枯，欲哭無淚！大凡少小多情，便非幸福，我以年才十五，而人世間之百憂萬憤，業已備嘗，憔悴餘生，尙何足惜？幸勿以我爲念！鵬程萬里，珍重慎身！我欲去暑期補習學校，冀可減少煩悶，又望稍獲寸進。你以爲如何？

唉，吾友，我萬不應以個人惡劣環境，非人生活，和不入耳之言，瀆你底幸福，美滿，

愉快的生活。但以抑鬱於心，不能不申訴於知己朋友，而舍爾之外，又有何人可與訴說呢？故不揣冒昧，亂說一頓，內中很多唐突不好之點，總望你一切原諒！千萬諒解我這一片已碎的誠懇之心，而不加誤會！則幸甚而亦感甚！

你可知問我近狀，又何不以近況告我？你精神愉快麼？穗地好玩麼？我有家未得歸，和廣州不見已有年餘，自去年正月出來，至今未曾一回。此後不知何日何時始重履故土也。梧地天氣酷熱，挑燈書此，如墮汗淚池中。你何日言旋回桂呢？唉，我這枝禿筆呵！未了。請呀！

祝你

愉快度日！！

望你自愛！！

你的苦命的朋友草。

十八，七，四，夜半一時。

J. 友：

對不起！很久沒信給你。十一日來信，讀
悉很久了。初因工作繁多，身如蝟集，家務紛
紜，未克握管。後由十六七日起，常覺精神不
適，心緒煩麻，達於極地。遂致鬱鬱成疾，似
病非病，胃口極弱，飯量頓減，工作又繁。我
現在瘦得多了，輕去了七八磅。唉，身體日趨
於衰弱之境，非復昔日之強健，整日惡食思眠
，但說思眠却是失眠，每晚非深夜不能睡，天
未亮就醒了。唉！唉！我真的成了老人家了。

我有以上兩種原因，故至今才有信給你，你能諒我而不責我麼？我的身體，雖未復原，但亦不久了，你該勿念。你爲何這久再沒信寄來我？難道你很多貴幹麼？想亦不致不開握筆罷。

我校已換女校長H.E.S.，附小主任是J.Y.——J.S.F.——約月之二十六七開學，九月一日上課。

。我很不願再到這間學校去，因校長，主任，各教員，都已換了，下期未知如何。但教育零落如梧市者，除回女師外，亦無可如何，真的轉學無由，只可恨爲經濟環境所支配，無力自拔而已！男一師和二中，均無消息，其餘省立學校，除女師外，亦無消息。這也算我校的好運氣了。你下期行踪如何？何時來梧取行李？便即示知！你在穗作何工作？日前你理想中要做的書，有沒有做到？如出了版，請告訴我！

說到我將來的志向，下次再告訴你。因我腹部左邊生了一個瘡，坐臥不寧。唉，可恨一

波未平，一波復起，牛事未完，馬事又到，何以堪此？近且於人生又感着許多不如意處，總之早死爲佳。可恨我是弱質女流，毫無勇氣，否則不知自殺了幾久了。但我雖無勇氣，自殺之念，無片刻離於腦海，將來我一定是自殺的，爲感覺社會的不幸而犧牲的。不多說了，坐得很辛苦，擺起來罷！末了，卽祝
受着光明之神的洗禮！

你的朋友草於十八，八，二，夜。

P.T. 友看呵：

我們不得晤談，已有數月了，音信也少通。
◦前寄給你的一封信，收到了沒有？至今日久，何以覆信全無？令人望穿秋水，煩惱之至！你究竟怎樣的？難道那封信沒有收到麼？還是趕那……以致寫隻字片紙也沒空間呢？望你明以告我！你真太不對了，別來兩月，只有兩信給我。我雖然也少有音信，但因工作多忙之故，和寄書容易；寫書難呢。喂，你在那裡究竟做些什麼？前信究竟有沒有接到？哈哈！難道

要演經交個玩意不成？我已於前數天移往本巷十二號——S K. 書屋棧房這條巷第一間——居住。本來早就想寫信質問你的，但因移居事累我不得空閒，兼之移居此間，一切均感不適。初雖感不便，繼而安之若素。日來私事——不如意事——更多，益覺心灰意冷，無心人世！唉，我之隱衷，真不足為外人道也。境近桑榆之老父，時覺不適，母亦類焉。究其原因，多為感覺時勢不良，生活程度日高，謀生日難。唉，我自稍有思想以來，自殺之念，無時釋於腦際，近日更趨劇烈。精神一受刺激，自殺之念蠶起。可惜我是弱質女流，無絲毫勇氣，致使有志未逮。若我能多一分勇氣，早已與這污濁黑暗殘酷不良之社會脫離，而仙去久矣。人生全是苦惱，全無意義與價值。戀愛更是痛苦，悲慘，屢見小說，報端，載之不少。唉，人生乎！

我書至此，已無話可說，惟有呆而停筆，
沉思而已矣。開學不遠，各事還沒有預備妥當，
而又無心打理，只有聽其自然就是了。你何
時來梧取行李？望速來信，以慰渴念！書不盡
言，餘俟再申。完了。祝你
受着幸福的曙光！

你可憐的朋友草於最無聊裡。

十八，八，十五，午。

T.P. :

數函收閱，了悉一切，勿念。吾母小產——含胎四月——又復患病，不知所措。近以不如意事偏多，日來又因家庭慘變，悲抑異常。吾已輟學二日，不得足眠二日，又因哭泣太多，眼忽覺異於平素，不知有否後害。精神亦不甚佳，奈何……致令我消極悲觀異常，到了十字街頭。書信此時，頭沉沉作痛：眼亦刺刺不安，萬不能多談，詳情暇當續告。草此，即詢
J. 友愉快！

悲觀者啓。

十八，十，二十，夜十二時。

大地主的威權極重，壓迫非常，不可言喻
！我的住址，遷徙不定。來信最好暫寄學校，
或W.M.轉交。

悲觀者又啓。

我的J友：

你底朋友已在這裡候你多日了！你知道麼？
呀！在你夢想中也想不到我竟會漂流到這裡！
！在我也夢想不到會來此地和你相見暢談！？唉，
，可是我倆終慳一面之緣罷？

我在舊曆初五那天正午，和父親，七兄三人由梧搭大興輪下駛，晚上二時已到了三水了，候到天明（初六），便搭早車到鄉船碼頭——沙基渡頭——畢竟趕到了早船，坐了兩點鐘的電船，便到了我三年不見的故鄉，和家人團敘了。可是過了一夜，人也未曾認得清楚，又要

含淚地跑到這裡來了(初七)。唉！我真的命生不辰，傷心事多呀！那天二時才到步頭，上岸後，行了半天的街，買了些物品。初八又行了一天，晚上和七哥到玉波吃酒，飯後，又乘車則太平看鷄戲。初九打了一天的麻雀。初十便由河北搬到這裡外祖母處居住。河北是四姊叔公處。我到來忙碌了幾天，雖是快樂，但我內心和精神的痛苦，有誰曾了解呢！？依人離下，作客他鄉，何時才算完結？現在我不能多談。請你快設法和我相會！我不知怎樣到你處去。坐車去得麼？我初到此間，人地生疎。唉，真像坐監一樣，怎不悶死我呢？我最要緊的就是解決入學問題！你不來這裡吧？我去年底曾請W. M.寫了一封信給你，收閱了麼？我實在不能寫了！你不要誤會罷！唉！……

你的絕望的朋友草。

十九，二，九。

J.友，我的J.友：

我不和你見面，忽又這麼久了。我歷了千山萬水，受盡了一切的……回來，和你相見又只是剎那的一刻！我本想趁這樣一個機會，常常到你處和你暢談，以敘離衷！但在這裡偏又很少出街的機會呀！唉！

我舊曆十七那天曾到你校找你，你又不不知去向，連你的影兒也見不着。往後，我沒有一天得空閒過，所以就不能再來找你了。

我這兩三天來，總是車些衣服。現定明

天過河北。二十五日(舊曆)還鄉。二十四號十二時左右會到來和你暢談。你如有空閒，請在校候我罷！要是不得空，那就不必了。我的時間是未必一定靠得住的！哈哈！Q 先生，請呀！我要吃飯了，見面時再細心暢談罷。順祝你愉快！

你的已死了心的朋友我白。

十九·二 二十一，晨。

本店出版新書

墨克白絲與墨夫人(戲劇)……莎士比亞著
張文亮譯(五角)

海畔(詩)……………譚云山著(三角半)

送情人(情歌)……………丘峻編著(四角半)

以上已出版

英照最近英美廿女詩人詩歌集……………張文亮譯

一個六角形的悲劇(長篇小說)……………張文亮著

情人的心(中篇小說)……………丘峻著

二萬五千元(短篇小說集)……………王三辛著

印度洋上(詩集)……………譚云山著

鴛鴦江上客(詩集)……………丘峻著

蒼梧流浪客(詩集)……………丘峻著

播音無線電話之原理及其構造……………蘇炳麟著

以上在印中

廣州青野書店廣告

經售處
國內各大書局

墨克白絲與墨夫人

莎士比亞著 張文亮譯

定價大洋五角

本書是莎翁四大悲劇之一，其篇幅之簡短，情節之緊張，動作之豐富驚人，在莎翁諸作中首屈一指。書中男女兩雄，在熱愛裏同生，野心中共死，實最富於浪漫的悲劇味。

送 情 人

丘峻編著 特價大洋三角半

本書是丘峻先生所編民間文學第二部的佳作，共載送歌一百三十多首，均極美妙。今隨錄幾首，以見一斑。『送郎到一里亭；一里亭邊楊柳青。欲借千條萬條楊柳線，縛住儂情與郎情！』『送妹送到一里亭：陽關三疊總傷情！渭曲已闌思再見；驪歌初賦淚零零！』

海 畔

譚云山著 特價大洋二角半

本書是印度大詩人太戈爾氏所創國際大學（或譯森林大學）教授譚云山先生所作。譚先生以灑脫的筆調，在變幻倏忽的心情之下，而寫出海的奇妙。這是人生的象徵呵！情理兼至的東西，真是值得我們欣賞的！

誤 勘

原文錯誤，一仍其舊。手民誤植，校勘如下：

1. 序文第三頁，第六行『要』字下漏一『擺』字。
2. 正文第二十二頁，第十四行，『八十』兩字倒置。
3. 正文第四十五頁，第二行，『』字下漏一『憚』字。
4. 正文第七十五頁，第六行，『，』應改在『之』字後。
5. 正文第九十三頁，第五行，『則』字應改爲『到』字。
6. 正文第八十九，九十三，九十七，三頁頁首，『痕』
『春』兩字倒置。

